



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热播

杜文和 / 著

聚宝盆

群众出版社



聚寶盆

沈定庵題

元寶娃

歲次壬午冬月
畫元寶娃
沈定庵



杜文和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宝盆/杜文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4
ISBN 7-5014-2848-4

I. 聚… II. 杜…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0618 号

聚宝盆

杜文和 著

责任编辑/萧晓红

封面设计/章 雪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

960 × 640 毫米 16 开 28.5 印张 435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 - 5014 - 2848 - 4/I·1201 定价: 37.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张庭饰陆春香

张卫健饰沈万三

范冰冰饰赵雪娥



许还山饰刘伯温

梁冠华饰苏半城

彭丹饰苏丽娘

高强饰朱元璋



朱永騰飾宋典

寇振海飾陸德源

謝潤飾楊柳清

剧
照





剧
照



剧
照





第 一 章

正月初一是江南水乡周庄送穷神的日子。是时，衣衫褴褛的沈万三正被反绑在屋柱上，身上写着“穷神”二字。旁边挂有一根沉重的牛鞭。沈万三倔犟的目光瞥向东屋。

东屋里早已摆下杯盘和碗筷。沈家请来的客人张三、李四、王五都已就坐。

沈万三的父亲沈佑频频朝窗外张望，急得团团打转，一边搓手一边口中喃喃地说：“怎么该来的到现在还不来哩。”

这话给张三听清了。张三心想：“既然说该来的还不来，那我们就是不该来的了。”想到这，立起身，拱手而去。

沈佑挽留不住，眼望着离去的背影，急得一跺脚，低声说：“唉，不该走的又走了。”

李四听到这话，心里想：“既然说不该走的又走了，那就是我该走的倒还没有走。”于是也抽身而去。

沈佑不及挽留，急得向王五双手一摊，脸红脖子粗地结结巴巴解释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可是听见的，我哪是说他？”

王五霍然站起：“你不是说他，那就是说我，在下告辞。”一边说一边就夺门而去。

沈佑大急：“你看，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个都拧了哪一根筋了？”

沈母进来：“一定是你说下了什么瞎话，把一个个请来的客人又一个个气走了。”

沈佑：“我先说该来的怎么还不来哩？就走了一个张三。我再又着急说：不该走的竟又走了。就又走了一个李四。我最后一句就更没有错了，我诚诚恳恳地向王五保证急急忙忙地向王五解释，我所指的决不是那个李四，真的不是李四。难道我又说错了吗？他王五也气呼呼地走了。我犯着他们什么了？是不是一个个都有毛病？”

沈母指着丈夫的鼻子：“亏你说得出口，舌头都长到狗嘴里去了，有

这样当着客人说话的吗？”

沈佑这时才莫测高深地微微一笑，瞥了一眼梁上挂着的竹篮说：“你以为我就真的不会说话？我是傻瓜？招待客人得有酒菜，是斫你肘子还是斩我的手爪？”

沈母一指梁上挂的篮子：“那不是……”

沈佑立即打断：“万一你那昆山的大表妹突然出现在门口，咱们能赤手空拳的招待？”沈母还欲再说什么。

沈佑：“不用说了，咱们抓紧开始。难道走了他们还送不成穷神。外头可张罗妥了？”

沈母：“妥了。”

沈佑便对着无客无菜的酒桌虚空一揖：“今天是正月初一，我沈家送穷神，有劳各位乡亲光临。大伙且先慢慢用着，待我送走穷神，再来给各位上酒上菜，再来陪大伙大鱼大肉一醉方休。”说罢，大步出屋，抄起牛鞭，突然劈空甩出三声响鞭。

仍被绑在柱子上的沈万三闭上了眼睛。沈佑对仍被绑在柱子上的沈万三沉声喝问：“你可是穷神？”沈万三扭脸不答。

沈父怒道：“你是不是穷神？”沈万三仍是不答。沈母和弟弟万四隐在门外着急地向沈万三直使眼色。沈父格外提高了声音：“问你哩，聋了吗？我问你是不是穷神？”

沈万三猛地：“我不是穷神，我是你儿子沈万三。”

沈父又劈空甩出三声响鞭，近乎吼了起来：“我问的是你现在？”

沈母急奔进屋：“孩子、孩子，咱们不是事先说好了的吗？晚上娘给你煮一只鸡蛋。”

门外的沈万四急道：“我哩？”

沈母回头瞪他一眼。柱子上的沈万三颇感委屈：“年年送穷神，年年穷神都是我，今后我再不当这穷神了。”

沈母忙说：“这句话就对了。咱们送穷神就是为了把穷根拔掉。等有朝一日咱们家富了，也就用不着再送穷神，也就自然用不着你再扮穷神。孩子，今天哪一个穷人家不送穷神。”

沈父低喝一声：“我再问一句，你到底是不是穷神？”

沈万三脖子一梗：“是怎样？”

沈父手中掂着的鞭子又是三声炸响，鞭梢便如雨点一样落到沈万

三身上。

和着鞭点，沈佑一声咳，便吼起了《送穷歌》：

穷神啊，你这穷神鬼。

我沈家与你结了什么亲，有着什么样的缘？

兴腾腾的人家你何不去寻，怎么偏把我的门儿进？

你就是世袭在我沈家住，也该去高门大户访访亲。

你为什么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

你让我客来难留饭，你让我囊中无分文。

可恨我沈家几代人，都被你穷神坑。

昨日旧年去，

今日新年到，

来日化纸钱、烧锡箔、洒酒浆、把香上。

我求你离开我沈家门，

不怪你厌旧喜新……

这时候远处有人以唱腔怪声应道：

东家啊，我说东家。

你不必怨别人，贫是你自己找，穷是你自己寻，

我有个送穷歌唱给你听，

不能再这样又那般，

只要如此又如此，如此再如此，

如此十几年，你就是财神爷。

黄的是金，白的是银，铜钱打成捆。

盖高楼，买田庄，山珍海味绸衣裳。

将我一个世代穷神变成那福禄星君。

……

沈佑侧耳聆听。目光瞥见门外远处，苍老的唱腔随着一个青衣秀士的背影飘然远去。

那人腰间悬挂的马灯，似乎还透着亮光。

沈佑打一激灵，回过神来，猛地又甩起一鞭。沈万三身上的绳索纷纷断落。

沈佑奋起一掌：“穷神给我出去。”沈万三便一个踉跄冲出门外。

沈佑夫妇双双在门槛前跪下。沈佑拱手对门外的远处说：“穷神您走好了，走得越远越好。”沈母只有一个劲磕头。

两人忽然眼睛一大。只见门外昆山赵雪娥的母亲匆匆赶来。

逃荒到江南的朱元璋与哥哥朱重六，这时也走进了周庄的一家茶馆。两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被柜台上的芝麻烧饼所吸引。

朱元璋收回目光，暗中一捅重六，悄声说：“哥，穷也穷得硬铮，别让人见笑。”

朱重六小声嘟囔：“这肚子一瘪，狗日的腰就弯了，就直不成个人样了。”

二人拣一张好桌坐下。朱元璋小声问：“是不是想吃烧饼？”重六也是小声说：“咋不想吃，光那些油亮亮的芝麻就馋煞人了。”

朱元璋又小声说：“别急，你等着。”他悄悄从蛤蜊盒里取出一小块熟肉皮在嘴上来回擦擦，然后挺挺腰板，洪声说：“店家，上几块烧饼。”然后再小声问重六：“哥，兜里还有几个铜钱？”

重六摇头：“一个都没了。”

小二端上两只烧饼。朱重六：“怎么就上两只，你柜上烧饼是留着给人看的？你是怕咱们付不起钱还是怎么的？”说罢，一抹油嘴。

店主上前连声道歉：“对不起。小二，给这两位爷多上几只。”

小二复上饼十数只。朱元璋拿起烧饼，翻来覆去，口中念念有词，先是顾自把烧饼夸赞一番，后来又自说自话把每一只烧饼都逐一否定，不是说这个烧得太焦，就是说那只火候不到，硬的嫌硬，软的嫌软。弄得饼上芝麻纷纷落下。

店主在一旁冷眼静观。

朱元璋见桌上已积起一层，这才慨然摇摇头：“今天大概是肚子不饿，这些烧饼怎么看怎么都不顺眼。”然后一扬声：“店家，烧饼收回去，咱们现在肚子不饿。”

店主便问：“怎么到现在才想起不饿？”

朱元璋不屑置辩：“不饿还用想吗？”

店主道：“怕是看饱的吧。”

朱元璋说：“你也太抬举你的这破烧饼了？”说到这，故意冲着店主

一抹嘴：“闻到了吧，可是肉香！”

店主莞尔一笑：“小二，给这两位爷把饼撤了。”

朱元璋咽着口水，内心迫不及待，外表却举重若轻，似有意无意，悠闲自得地扫拢桌上芝麻。

他没有发现店主仍隐在一旁。

他终于漫不经意间将桌上的芝麻抹进了掌中，从桌底下分给重六一半，然后装着捂嘴打哈欠，吃掉了掌中的芝麻。

店主走过来笑道：“敝店的烧饼不怎么样，是不是饼上的芝麻还行？”

朱元璋见店主讥笑，便冷不丁一拍桌子：“试试芝麻有没有油性还不行吗？有什么可笑？”说罢，拂然而去。

二人出了门外，但见随着鞭炮、唢呐声，送穷神的队伍缓缓而来。一尊泥塑似的穷神被人抬着游街。穷神所到之处，顽童纷纷用石子掷砸。沿街的老人妇女多吐沫以唾弃。

重六说：“咱们也上前吐他两口。”

元璋摇摇头说：“这江南处处在送穷神，不是想让这些穷神都逃到江北咱们老家凤阳去吗？”

重六充满疑惑：“咱们那个地方怎么不送穷神！”

元璋咬着牙齿：“其实真正的穷神倒是那些元朝狗官，那些无休无止的压榨。”

重六说：“哥的肚子又在叫了。”

元璋恨恨地骂了一句：“狗日的银子。”

二人出了村庄向野外银子浜方向走去。

这时沈万三和沈万四正在银子浜岸边忙着分饼。一掰两半的烧饼有大有小。沈万三说这大的太大了。于是将大的狠咬一口。那块小的变成大的了。沈万三于是将变大了的那块也狠咬一口。比一比，另一块也变大了。

如此这番，几经牙齿修理，两块虽均匀了，却都只剩下铜钱大小。

沈万四拿着分到的饼半晌不语。沈万三问：“你怎么不高兴了？这多像太阳。”弟弟仍是不语。

沈万三说：“你嫌太阳不好，哥就给你咬个月亮。”弟弟望着又被蚕

食了一次的月牙饼掉下了眼泪。

沈万三忙又掏出一只烧饼，塞给万四：“给，哥是跟你闹着玩的，哥哪会到弟的嘴里夺食。”弟弟啃着烧饼笑了。

不知什么时候那个腰悬马灯的青衣秀士突然来到了身边。他缓步而行，手中托一只馒头，喃喃道：“看我馒头，远像山丘，近像、近像人乳。不是我卖弄威权，拿腔拿调。我不到，大将军披不动盔甲，伍子胥也无力吹箫；我不到，孔夫子学不会跳墙；我不到，朱买臣难挑柴担，吕蒙正忍饥寒窑，皇帝也成饿殍（瓢）……”

正说唱间，一饿狗窜起，叼了那人手中馒头就走。饿狗逃离河岸，奔向野外。

斜刺里奔出朱重八和朱重六兄弟，直向饿狗追去。一番奔跑，眼看快要逼近，饿狗脖子一伸，馒头进了肚里。

朱元璋恨声骂道：“这狗日的东西。”

朱重六气喘吁吁：“你这话骂人可以，骂狗能中啥用？”

“他奶奶的，我不相信咱们大活人就真找不到一点儿吃的。”

朱重六有气无力：“再找不到一点儿吃的，还真快要饿死了。”

“哥，再熬忍一会儿，跟着四弟我决不会饿死你的。”朱元璋说着就又掏出肉皮在嘴上抹了一圈。

“四弟，你这肉皮也让哥嘴上香香。”

“这肉皮可不是仅仅为了香香的。”朱元璋指着自己的嘴：“知道不，门面？这世上，人一穷，人家不把你当乞丐就当小偷。”

朱重六叹道：“咱们就是乞丐，离小偷也不远了。”

“不，咱们不能这么自轻自贱。咱们现在就是富人——看这嘴上油的。”朱元璋说到这压低了声音，“富人不遭嫌，到哪儿都能蹭到饭吃。”

“弟，哥还真的饿得快不行了。”

朱元璋一拍胸脯：“叫肚皮等着，半个时辰内保证能给它弄到吃的。”

“真的？”

“真的。”

在银子浜河岸，那个腰悬马灯的青衣秀士脸色茫然，遥望野外。一只没了馒头的手仍虚空托着。沈万三兄弟互视一眼，觉得这人十分奇

怪。那人目不转睛，忽然慢慢流下了眼泪。

沈万三将手中烧饼递过去：“前辈，这个给你。”那人摇摇头。

沈万三说：“烧饼不是馒头一样，也能饱你肚皮？”那人还是摇摇头。

沈万三忙又劝慰说：“一个烧饼，前辈不必介意。”

那人浩然长叹：“狗与人争食，人与狗争食。这世道何时才能安宁何时才能富足？都说堂堂大元，奸佞当权。贼做官，官做贼，人吃人，钱买钱，民怨沸腾。可是……唉，天下不祥百姓遭殃，上苍枉生我老朽刘某。都说君子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可老朽眼下无明君可以扶佐。难不成我真的要以垂悬济世来了此余生？”

“恕在下沈万三唐突，请问前辈尊姓大名？”沈万三上前一揖。

“老朽的姓名对阁下并不重要。”

“前辈是一位郎中？”

“可以这么认为。”

沈万四插了一句：“你会治病？”

“略通一二。”

沈万四又道：“医术如何？”

“不敢说包治百病，却还没有碰到过不治之症。”

沈万三神情凝重起来：“在下倒有一病，能否请前辈医治？”

“阁下胸存仁心，气宇不凡，除了面有饿斑之外，似乎并无其他病症。”

“前辈是想推脱，只怕在下将病说出来，前辈无法医治？不说也罢。”

“你想激我？”

“晚辈不敢，在下说的确是实情。”

“那就说出来听听，不是老朽夸口，这世上至今还没有什么疑难杂症令我望而束手。”

“咱们打赌。”

“好。如果老朽能治愈阁下的病症，阁下就不再是有病之人。如果老朽无能，老朽就地狗爬三圈。”

“这对前辈似乎不够公平。”

孤灯人长眉一挑：“但说无妨。”

沈万三这才道：“其实在下患的这病，可谓当今百姓的通病，当今元